



华语新经典文库

文工团

王安忆 著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文工团

王安忆小说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0307336

— 6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工团/王安忆著.-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1.8

ISBN 7-5039-2082-3

I. 文… II. 王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9879 号

文工团

著 者 王安忆

责任编辑 沈悦苓

装帧设计 董 炜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
网 址 <http://whysbook.yeah.net>

电子邮件 whyscbs@126.com

电 话 (010) 63457556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衡水市胶印厂
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125

字 数 236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082-3/I·914

定 价 19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 华语 经典文库 学术委员会

学术委员会委员(排名不分先后):

陈嘉映	崔卫平	邓正来
韩 欣	简 宁	蓝棣之
梅丹理	童庆炳	吴思敬
王富仁	西 川	奚 密
谢 冕	叶匡政	邹静之

学术委员会主任: 蓝棣之

“华语新经典文库”的说明

这是一套以辑录当代优秀华语作家、诗人、戏剧家的经典作品为主题的丛书,均为个人作品集。

它不强调总结,它更注重呈现,真实地呈现中国文学在二十多年的摸索后所达到的整体文学状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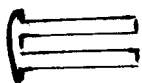
它关注真正具有创造力与生长性的作家,它关注那些原生的东方性的作品,它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展现东方人感知事物与表达事物的独特精神。这套丛书希望能真正成为一双观察中国文学的眼睛。

这套文库每年出版一辑,每辑在6~10种之间。2001年计划出版7种。

目 录

人人之间	1
话说老秉	23
打一电影名字	37
母亲	48
战士回家	64
老康回来	73
阿芳的灯	84
冷土	92
悲恸之地	168
好婆和李同志	211
遗民	243
小饭店	253
蚌埠	273
文工团	290

0 0



0

人人之间

—

脚踏车丁零丁零地在弄堂里穿进穿出。这是一条两头通的弄堂,所以便被人当作一条马路来用了。弄堂里面是正正气气的新式里弄房子,弄堂口却是一片自家搭的矮屋,没有煤气,噼里啪啦地在生煤炉,烟雾腾腾。他坐在一只冒着黑烟的炉子前吃生煎馒头。是这样的吃法——先把皮吃掉,留下肉馅;几团肉馅集中在偌大的碗底里,小得可怜;然后他一口一个地吃肉馅。

“前世没有吃过肉吗?”爷爷骂道。爷爷在吃一大碗泡饭。

他吧嗒吧嗒地嚼着肉馅。

“这小人吃东西像猪吃食,吧嗒吧嗒。”对过阿婆说。她在

生煤炉，一把破扇子扇出一蓬一蓬的黑烟。

“我没有少给他肉吃，是饿死鬼投胎啊！赤佬！”爷爷实在气不过，扬起筷子在他后脑勺上“啪”地敲了一记。

他一缩脖子，“吧嗒吧嗒”嚼得更响了。

“操他的。生煎馒头的肉馅越做越小了，眼屎大的一点点。”爷爷从孙子的大碗里夹起一个肉馅，又狠狠地丢下。

一个女人骑着辆小轮盘脚踏车从弄堂里穿出来，冲过了烟雾。他对着她的背影，“噗”地吐了一口唾沫，正好射在自行车的后架上。他有这样的本事，吐唾沫吐得很远，而且很准。

肉馅飞快地消失了。他站起身，把书包顶在头上，跑了。跑得太快，一脚踏在对门阿婆脚上，阿婆急叫起来：“死小鬼，眼睛瞎掉了！”

爷爷跟着骂：“赤佬，你作死！”

他老早跑得看不见了。他的学堂，就在这条马路的转弯角上，近得很。下课十分钟，他常常奔回来，捏团冷饭吃吃。

他头上顶着书包，嘴巴里“突突突”地一股劲儿往前冲。踩掉一个人的鞋子，撞倒一个小人，自己绊了一跤，爬起来，揉揉膝盖再往前跑。跑进学校大门，被两个同学拦住了，向他讨手绢检查。他摸出一块绢头，墨墨黑，倒是叠得方方正正。两个值日生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让他进去了，这确实是块绢头，说它不是绢头是不对的。

突破封锁线，继续往前冲。“噎”地一下，又撞着了谁。那人踉跄了几步，没倒下。旁边一片叫喊声：

“王强新撞张老师！王强新撞老师！”

他站住了脚。

张老师惊魂未定地回过头,看看他,笑笑说:“不要紧,不要紧,他不是存心的。”

听了这句话,便像得着了赦令,他又往前跑了。

“王强新要讲‘对不起’!快点儿讲‘对不起’!”身后一片叫声。

张老师立立定,扶了扶眼镜,又整理了一下手里的簿子,然后再继续走他的路。

“张老师早!”两个女同学向他问候。

“早,早。”他回答得终有些惶惑。

“张老师早!”

“早,早!”

他一路点着头到了办公室。铃响了,院子里一片大乱,脚步嗒嗒嗒的,然后便静了。他轻轻吐了一口气,从包里拿出个粮店里买来的没有包装的面包,倒杯开水吃起来。他的课在第二堂。

“吃早饭啊?”同事问。

“哎,哎。”他赶紧咽下一口面包,回答。

“这么艰苦!”另一个同事问。

“哎,哎。”面包来不及咽下,回答得模模糊糊。

“早上还是吃泡饭适意啊!”又一个同事说。

“哎,哎。”他干脆不吃了,把那另外半个用纸头包起来,放回包里去。

太阳照耀着平整整的操场。体育老师用白粉划线,场地

上的白线和他运动服上的白线在阳光下闪烁着。一只麻雀一跳一跳地走。哪个教室里传来孩子们齐声念书的声音，拖腔拖调，念得烂熟。

二

铃响了。喧声大作。学生从每个教室里涌出来，汇合在操场上，然后一起涌出校门。

他捧着簿子和粉笔盒回到办公室，四(4)班班主任陶老师已在训斥王强新：

“你站在这里，好好想想今天在课堂上的行为。”然后便拿了碗筷上食堂了。留下王强新在办公桌前，一会儿用左脚站，一会儿用右脚站；搔着痒，背过手从衣服下面伸上去搔，举起手从衣领上伸下去搔。一时间做出千姿百态。

张老师拉开抽屉拿了碗，从王强新身边走过去，只听他肚子里“咕噜噜”地一阵响。张老师站住了脚，低头问：

“肚皮饿吗？”

王强新不响，只朝他笑笑。

“上课又吵了？”

他笑而不语，羞愧似的低下了头。

“你不能不吵吗？”

他为难似的依然笑，动来动去，动个不停。

张老师走回去，从包里拿出那半个面包递给王强新。

王强新看看面包，不敢接，而又终于接了。接过来便大口

吃了起来，嚼得“吧嗒吧嗒”响，一边警惕地东张西望。

一个老头儿，瘦得干了，驼背，肩膀不得已地往前去，两只胳膊则不甘心地往后跷起，那姿态颇像广播体操中的一节——全身运动，直直地走了进来。

“小赤佬又关夜学了！”

“您是王强新的家长吧。”他猜出来了。

“小赤佬又闯祸了？”

“你自己说，王强新。”他对王强新说。

“上语文课，做小动作，讲闲话。”他噤着，嘴巴上一圈面包屑，缩起头颈，等着挨打。

“操他的。”老头果然劈头给了他一巴掌。

张老师吓了一跳，拉住老头儿的手，不料想老头儿比他有劲，把他的手拖起来了，共同向孩子的脑袋上劈去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您老可不能这样对他。”

老头儿打了几下，出了气，然后对张老师：“好，我打也打过了，老师放他回去吃饭吧！”

他为难起来，这实在不是他能做主的事。他后悔自己不早点儿走开，走个清静。

“老师，以后他要再吵，你们打好了。打死掉才好，我不怪你们。”

“哪能可以呢？还是讲道理好啊！”

“那么，我带小赤佬走了，你们老师也忙得很。”

“你们走吧。”他惟有这样说了。

老头拖着孙子走了。他拿起碗筷走出教室，在食堂门口



遇到陶老师。都已经走过去了，他想想还是折回头，告诉了陶老师：

“王强新给他家长领回去了。”

“回去了？”她睁大了近视眼镜后边鼓鼓的眼睛。

“回去了。”他自觉有错地低下了头。

“你准他回去的？”

“他家长来……”

“我正有话和他家长说呢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你做好人。你唱红面孔，我也不高兴唱白面孔。以后这个人我不管了，你管好了。”陶老师气鼓鼓地走了。

“哎……”他实在懊恼，一跺脚走出食堂，饭也不想吃了。

王强新这会儿正在狼吞虎咽，爷爷躺在一张竹榻上晒太阳，已经迷迷糊糊了。对门阿婆在洗一脚盆衣裳，抬头正好看他在吃饭，“吧嗒吧嗒”嚼得山响。

“这小人吃相这么难看噢！”她对隔壁毛妹说。毛妹坐在小矮凳上织毛衣。

“这小人一只面孔也难看。耳朵这么薄，眉毛倒挂，嘴角也倒挂，像在哭。”毛妹说。

“是的呀。这小人一养出来就是哭，哭，一刻不停地哭，他娘就是被他哭死的。奇怪的是，他娘死了以后，他再不哭了。”

“他阿爷打猪猡样地打都打不哭。”

王强新吃饱了，放下碗，掀开锅盖看看，顺手挖了块锅巴在嘴里嚼嚼。

三

脚踏车丁丁零零，一排去，一排来。汽车嘀嘀嘟嘟，一路来，一路去。

张老师提了一副大饼油条，奔到车站，正好挤进一部车子。门关上了，夹住了他的衣服后襟。

“同志，衣裳夹住了。”他说。

“上车请买票，月票请出示。”售票员在麦克风里喊的声音盖住了他的声音。

他不响了，反正夹住的不是肉。

“同志，你不下车和我调一调好吗？”一个女同志挤在他面前，对他说。

他试图向前动一动，动不了，衣服夹牢了。他抱歉地说：“到了站我先下去让你。”

女同志在他的上一隔踏脚，他的面孔正好对着她的一截脖子，白白的。衣领敞得很开，里面是兔羊毛衫，毛绒绒的圆领里，隐藏着一条黄灿灿的金项链。他有些心跳，转过脸去，不去看它。

车厢里忽然骚动起来，有人掉了钱包，就在车上掉的。

“谁拿了赶快攒出来，自觉点儿，”售票员叫，“不攒出来，就开到派出所里去了。”

“快点儿攒出来！快点儿攒出来！上班要迟到了。”大家纷纷叫着。

“大家在地板上寻寻看，有没有皮夹子攒出来。”

大家挤来挤去地看地上。

他心跳得更快了，背上微微出了一身薄汗，面色苍白。他努力地微笑起来，这微笑不合时宜得很。女同志看了他一眼，心头一紧，脖子上汗淋淋的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寻到了。”有人叫起来，弯下腰去拾，人群膨胀开来了。

“点点看，少掉什么没有？”

什么也没少掉。

他松了一口气，女同志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车门开了，他险些儿掉了下去。女同志下了车，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才走开。

到了学校，在校门口看见王强新，他喊住了他：

“王强新，我和你讲一句话。”

王强新站住了，又开始搔痒，从领口伸下去，又从背脊伸上来。

“你上课不能不吵吗？”他说。

他不响，意义暧昧地笑笑。

“就一定要吵吗？”

他只是笑，用力吸一下鼻子，用力用得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吸到脑子里去。

“昨天，我让你回去吃中饭，你的陶老师生我气了。”他不得不对他说了实话。

他抬起头看了看张老师，有点奇怪似的。

“假如你再这么吵，我就难做人了。”他把话统统说了出来，然后顺手似的，在他头顶摸了一下，走了。

走到办公室，就有人告诉他：“校长找你呢！让你马上去一下。”

“校长叫我？”他心里一紧，连包都忘了放下，旋即向校长室走去。

“哦，张老师，请坐请坐。”校长很客气。他心定了一点儿。

“找我有事吗，校长？”他只坐了半个屁股。

校长拉开抽屉，抽出一张很挺括的纸，交给他：“你先看看。”

这是从父亲二十年前的单位寄来的公函，白纸黑字，清清爽爽地写着，父亲一九五七年的问题得到了改正。他漠然地看着这张纸，无论如何也亲切不起来。父亲对他很陌生，早就离开家去了盐城一个农场，死在那里了，是生的浮肿病。只听父亲的同事说过：“你爸爸和你的脾气一点儿不像，要是你这样的脾气就吃不了这个亏了。”还有，就是从小到大，学校里，弄堂里，进进出出，总有人点着他的背脊骨说：

“他爸爸……”

“他爸爸……”

“他爸爸……”

“祝贺你。”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忽然站起来，握住他的手，他赶紧起身，不料脚下一滑，第二下才站好，而校长已经坐下去了。“所有关于你父亲的材料，我们都将从你的档案中清理出去。希望你振作精神，努力工作，不要背包袱。”

“是啊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他说。

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，向前看嘛！”校长鼓励他。

他走出校长室，回到办公室，倒了一杯茶，坐定下来，这才发觉衬衣衣服已经湿透湿透了。铃响了，“嗡”地一声，好似千军万马奔腾起来。一眨眼工夫，空空旷旷的操场上到处是人了。女生跳绳跳橡皮筋，男生奔来奔去，不晓得在忙些什么。陶老师进来了，板着面孔。他心里突地一跳，茶也喝不下去了。陶老师看也没有看他，径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“噎”地坐下，什么也没有说。他不敢问什么，远远地注意着她，一口一口地喝茶。不知不觉一杯茶喝完了，他站起来，走向厕所去，一眼看到王强新满头大汗地在奔，便叫住了他：

“王强新，你上课又吵了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他吃惊地望着张老师，眉毛更显得倒挂了。

“陶老师生气了！”他压低了声音说。

“没有！上课的时候，陶老师表扬我呢！”

“怎么讲法？”他惟恐王强新把讽刺当作了表扬。

“陶老师点着我对张明讲：‘他都不吵了，你倒吵起来了。’”他急巴巴地讲，一边讲一边咽唾沫，两排牙齿前前后后，上上下下，乱七八糟。看上去，满嘴都是牙。丑到这样，倒叫人心软了。

四

起晚了，一睁开眼睛，一只老式自鸣钟已经七点钟了。早

饭也来不及买，跑到车站上了车。到了学校，空荡荡的没有人，一问传达室，才晓得现在只有六点半，自鸣钟足足快了一个钟头。他到办公室放好东西，突然想吃馄饨，跑到学校隔壁的光明屯，走了进去。店堂间人很多，吃的人闷头吃，等的人很无聊，免不了多看他几眼。他不知所措了，站在门口，进也不好，退也不好。试着走动几步，想找个空位，总不自然，更觉得有人看他，赶紧退了出来。

往前走了几步，看见了大饼油条摊，排着不长不短的两支队伍，一支队伍买筹子，另一支队伍凭筹子领油条。他规规矩矩站在买筹子的队伍后面，掏出皮夹子点出钱和粮票。

“张老师！”有人叫他。

抬头一看，领油条的队伍里站着王强新，一手捏了两只筹子，一手捏了一根筷子，准备穿油条用的，已经快排到油锅跟前了。

“张老师，你快点儿买噢。”

张老师朝王强新微笑着点点头，虽然他晓得这不是想快就能快的。

王强新立在队伍里面，把筷子伸到嘴里，咬住筷子头，把筷子转来转去，筷子在牙齿中间格格地响。

“王强新，不要把筷子放在嘴巴里，会戳穿喉咙管的。”张老师感到有必要提醒他一下，就这么说。

王强新把筷子从嘴里拿出来，又说了一句：“张老师，你快点儿买噢。”

张老师前边还有三个人。